

從患者的眼睛 看到了患者的心 ——樊文雄醫師

◆文、圖/于劍興



診間門外的叫號燈已經突破一百，在門另一頭的樊文雄醫師，儘管大半的臉被口罩遮去，不過從他骨碌碌的眼神中，依舊能感受到那一份殷切、彷彿要洞悉一切病痛的氣度；堅定的眼神彷彿在訴說著：「一切交給我吧！」

醫與病之間，讓一股無形卻充滿安定力道的能量自然地牽引著，這股力量在每一次看診、病人道謝離開診間的那扇門內充斥著。不過，這只是上半場而已，因為每個星期二是樊文雄最忙碌的一天，上午和下午各開了一個診，這種忙碌也許就像他跟診間護士開的小玩笑一樣：「都已經忘了坐椅子的感覺。」

這一個星期二似乎特別忙碌，上午看診之後，下午燈號歸零重新亮起。雖然樊醫師仍然帶著口罩，但從微腫的眼眸、略帶沙啞的嗓音中，疲憊感難以掩飾。儘管如此，他依舊以俐落的動作招呼病人，為病人檢查，而帶著倦意的眼神在檢查過程中又再現銳利的光采，就好像只要一碰到病人，那一股熱切的心

情就像被再次點燃般，又熱絡了起來。

看到的不只眼睛而已

來到診間的病人生命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，但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，那就是都正忍受著身體上的病痛之苦。

隔著眼科專用的診療台，樊醫師熟練地招呼病人坐下，再輕盈地將檢查設備移往病患的眼睛部位。在仔細又快速的檢查下，患者的眼睛病癥無所遁形。樊文雄總是在最快的時間內告訴病人所面臨的情況，將病人數不盡的猜測都拋在腦後。其實，眼疾除了是單純的眼睛問題外，病人的許多不舒服是源自於高血壓、糖尿病，而一位眼科醫師要做的不只是用專業、經驗來關注眼睛的問題而已，他更像是一位熱心的朋友，叮嚀著病人要控制好血壓、血糖。

診間門開啓，一位樣貌年輕的女孩子進來，眼睛的不舒服感顯然影響到她的情緒，她開始訴說自己長了針眼半年了，也有些耐不住性子。「來，往

上看、往下看，不要害怕，這裡會不會痛？」樊醫師緩緩地引導著，確定了是麥粒腫後，開始和這位女學生商量起開刀清除的時間。

「今天可以處理嗎？」這位學生急忙地問，「有人陪妳來嗎？」「沒有！」因為患者的情況需要進開刀房動手術，可能無法今天馬上處理。「下週一早上？」、「不行，要上課」，「星期三下午？」、「也不行」……就這樣來來回回的溝通詢問，耐心的樊醫師終於和學生達成共識，「這幾天還是要擦藥膏，開刀那一天我會幫妳處理乾淨……」樊醫師繼續叮囑著。

一位遠從新竹前來的婦女進入診間後，惶恐不安之色毫無掩飾地寫在臉上，「眼睛醫不好，眼皮一直掉下來，看書都一邊看沒有，先前有去開白內障都沒好。」病人一股腦地把問題丟給了醫師，不過，樊文雄看來已經成竹在胸，先請她去檢查室做一些基本檢查回來後，他確切地告訴病人：「眼瞼痙攣！」由於眼瞼痙攣和白內障開刀沒有關係，而這種病的症狀是眼皮會一直抖，治療方式分爲吃藥和打肉毒桿菌兩種，不過由於打針要自費，而且價格不低，所以樊文雄建議這位病患：「還是一樣一樣來，先開藥吃吃看。」

傾聽病人一籬筐的問題，樊文雄總是當機立斷找出問題所在，給予病人最適切的協助，快速的拔除病苦。有個患者跟樊醫師抱怨：「醫師，我的眼睛痛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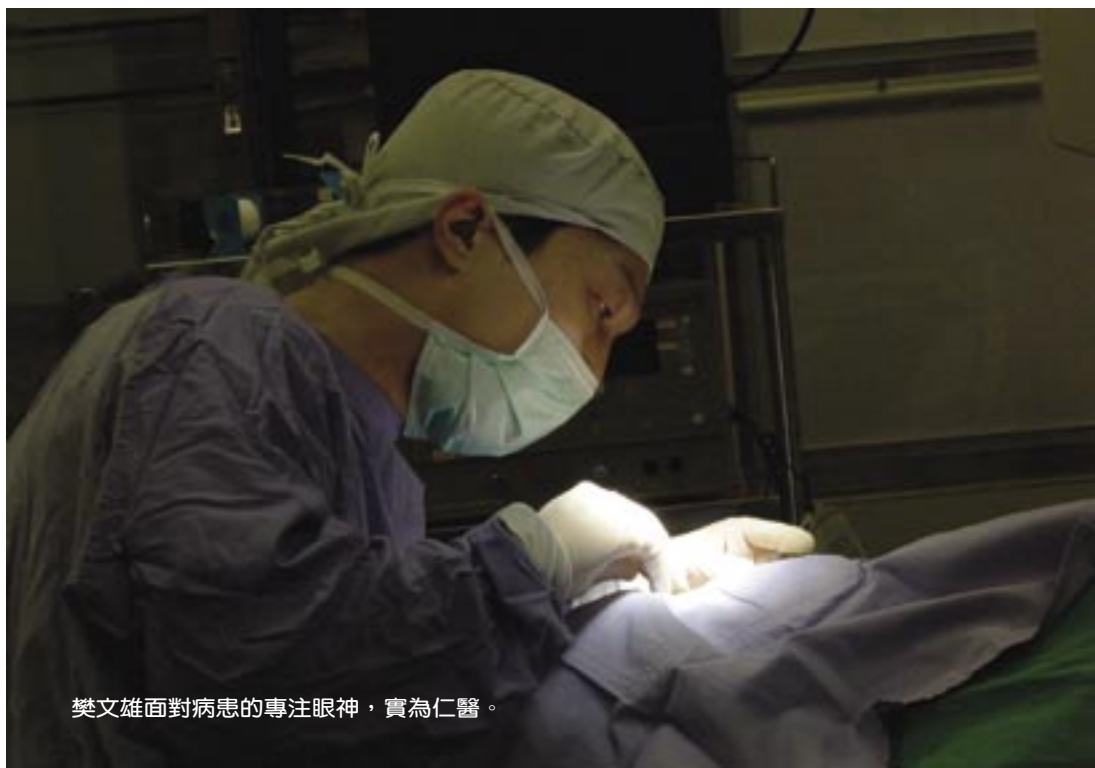
又有飛蚊症……」樊醫師耐心地告訴病人：「這是眼瞼炎作怪，飛蚊症是玻璃體混濁，和眼睛的症狀沒關係，現在要把睫毛的根部都清乾淨，是最自然和正確的方法，尤其現在每一根睫毛都有發炎，眼皮也會比較紅腫，只要清潔完了就會比較好。」

一段影片而踏進了慈濟

樊文雄是嘉義縣大林鎮在地人，家裡有許多叔叔、姑姑當醫生，因此從小功課好的他，也就這麼「半推半就」走向醫師這條路。過去在台北開業的他，雖然知道慈濟要在大林蓋醫院，但從未認真思考過回鄉的問題。

直到有一天，大愛台播出了大林慈濟醫院醫療副院長簡守信的故事，看完後，樊文雄下定決心，決定要回「家」了。影片中，騎著腳踏車馳騁在鄉野間的簡守信是那麼自在，彷彿天、地成爲一體，另一方面，簡守信竟然能把一個病人的治療過程用圖檔詳實地建立起來，病人從不好到慢慢接近正常，這個過程就像是一部電影一樣，非常愉快也收穫很大。當然，樊文雄當初在電視上看到的簡守信副院長，就如同大家現在所佩服的他一樣，也如同金庸電影中的大俠，引經據典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談起這個因緣，樊文雄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是先認識簡副，產生了強烈的動機後，才進一步認識上人。而來到大林慈濟醫院服務後，更進一步感受到身



樊文雄面對病患的專注眼神，實為仁醫。

為一個醫師所受到的重視，而院長、副院長對每位病人都很真誠，這種沒有分別的心，更讓人動容。」

學會思考對病人的好壞

與大林慈濟醫院一同成長的樊文雄，一進醫院便迅速地融入大林這個大家庭中，但這種緣分是緣自對於慈濟的認同，和是不是在自己的家鄉大林並沒有什麼關係。曾參與人醫會到大陸、印尼義診的樊文雄說，無論是在醫療或人文方面，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，對病人還要更好，要多參與慈濟人文活動。對病人就像對自己的小孩一樣，樊文雄不多講、不說教，他相信身教才是最重要

的。

對於行醫的過程，樊醫師說：「當投入醫療的前一段時間，因為懂得不多，總覺得動作快、技術又好就算是貢獻了很多。但是，隨著經驗不斷累積，才驚覺到很多做法未必是正確的，而現在進行一項手術，會謹慎評估，並思考對病人的好、壞處。」

樊醫師說，以前開完刀後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，這是因為站在疾病的立場，處理完之後很有感覺、很有心得。不過，現在比較會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，以及考慮到疾病以外的問題。他還說：「以前因為自己只看病人的眼，所以即使幫同一個患者看過很多次診，

但還是不認識病人，認識的都只是病人的眼睛而已。」

投入醫界越久，樊文雄不斷縮小自己，也不斷思考著「這對病人是最好的嗎？」他說，希望大林慈濟醫院能達到多樣化和準確率的目標，發展成一流的眼科。他也要求自己更快速正確的診斷，這樣才能讓自己和病人同樣安心，而診斷出來後，也希望有多樣的能力和設備來進行治療，不只是維持現狀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樊文雄也要求手術的正確率，因為，眼科的手術要非常的精準。

診間中兩位眼疾的女孩

這一天，兩位來自教養院的女孩子引起大家的側目，但卻見樊醫師直喚名字

招呼她們兩人，憐憫的眼神溢於言表。其中一位女孩子名叫阿靜（化名），先天性血管瘤使得她的眼壓不斷飆高，根本無法入睡，每天大吵大鬧，心事無人知的她最後被送到身心醫學科，但找不到原因後才被轉到眼科來。

「女孩不太會講話，而且也不太合作，所以檢查不容易進行。」樊醫師說，「阿靜已經裝了人工水晶體，但經過檢查後才發現角膜眼壓竟已經高達六十，超過可以忍受的界線，而且視力也不斷減弱，難怪她會睡不著、亂吵鬧了，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阿靜後來又出現新增血管性青光眼，使得治療更為棘手。」

「來，阿靜慢慢向前靠。」樊醫師體貼地招呼著因為血管瘤而導致臉部變



在診間的樊文雄，從患者的眼睛看到了患者的心。

形的阿靜。從民國九十一年到現在，樊文雄與阿靜培養出的信任感，在緩緩的互動中流露著，而另一名也是來自教養院的阿雪（化名）也有同樣的症狀。看到兩位女孩都這樣，樊文雄不禁感觸頗深，「如果能早一點治療，眼睛的情況不至於這麼糟。」樊醫師娓娓訴說著。

雖然，整個醫療過程充滿了挑戰與思考，但樊文雄時時刻刻想到的，是如何對她們才是最好的，而她們的背景和生活，更是我們應該進一步關懷和照顧的。「眼壓已經降到二十了，比上次好很多，除了藥水以外，還有開吃的

藥……」對著陪伴而來的老師，樊醫師仔細的交代著。

這一段在診間上演的醫、病情，將不斷繼續著。上人的一句話「天下沒有我不愛、不相信和不原諒的人」常浮現在樊文雄的腦海中，但這句話實在是一個很高的境界，所以，認同上人這句話的樊文雄坦承，要做到這個境界實在很難。不過，有一次前往大陸參與義診時，一句話「找對路，不怕路遙遠。」讓樊文雄有深深的體會，因為做任何事都要找對路，而樊文雄現在能確定的，便是已經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道路。 🌊



讓樊文雄看眼睛，阿嬤們都很放心。